

22

青海評論

第五號至第七號

自 57. 10-28. 30-35. 37

1933.10 — 1934.12

青海通商館

關於以上四條，業已準備按程進行；惟其間對於中國之外交，軍事，財政，內變等秘密情況，及今後在中國之外國銀行的滙兌出入款項，均有注意查報必要，已飭各駐在我國各地的領事情報部及警官等一體努力查報。

二

日本一方面恐懼我國國力的復興，用種種方法想向我爲威逼，爲利誘；同時又大唱所謂亞細亞門羅主義，想藉此而限制歐美各國對於我國之投資與援助。亞細亞門羅主義的內容之一都如下（其他一部不關於本題故略）：

原來日本人常大聲疾呼他們的亞細亞門羅主義，根據這個主義日認爲日本因爲立國於亞細亞，在亞細亞尤其在鄰接的中國，是有特殊權益的。就是說優先的特別權利和利益。前以民國四年日本向我國無理提出二十一條的要求，是本此原則；既以濟南出兵與侵佔東北四省都不外是爲取得此種特殊權益。民國六年日本石井大使與美國務卿藍辛關於規訂藍辛石井協定的時候，石井氏曾經明白的主張：日本在中國，尤其在滿州的特殊權益，而稱之爲亞細亞門羅主義，又爲明證；其次日本認爲亞細亞問題本着亞細亞門羅主義，應排斥歐美的干涉；因此他以爲亞細亞有亞細亞特殊的情勢，未充分理解這特殊情勢的歐美，干涉亞細亞問題，實屬不當。所以東三省問題發生以後，即聲稱國際聯盟和美國認識不足，反對聯盟會審查東三省問題；非難美國抗議東三省問題；主張東三省問題，應與中國直接交涉，即認爲亞細亞的問題，應以日本爲盟主，歐美

是無權過問的。而且又根據亞細亞門羅主義，反對英美及國聯之與中國協作。然而對於美國所唱的門羅主義之本義：甲，非美洲國家，無論憑何藉口，侵害美洲大陸國家之政治的獨立，必反對之；及乙，非美洲國家，無論以何種方法，新從美洲大陸獲的領土的支配，必反對之，却完全忘却了。儘量地在亞洲的我國，侵害其國家之政治的獨立，獲得其領土的支配。難道日本人所唱的門羅主義，祇好讓日本定成其獨霸亞洲的迷夢罷了麼？

同時日認爲其激此種主張起見，雖然今日世界各國對於日本已作大規模之經濟的緩進封鎖政策，如一英國有廢棄日英通商條約之議，進口日貨已有數種增加關稅；二，印度進口的日本棉布，已經加稅，而且日印通商條約本年十月十四日滿期；依現在情勢，通商條約的續訂，恐極困難，那麼屆時以後，兩國要成爲無約國，日貨將更受嚴重的打擊；三，澳洲亦在注意日貨在澳洲的跌價出售，並擬設法取締；四，英屬馬來聯邦對於日產人造絲製品及棉布等關稅，亦已增高；五，英屬東非洲對於日貨亦增加關稅，西非洲且不受英日通商條約限制，自由增高關稅；六，英屬南阿非利加聯邦，正在運動排斥日貨；七，荷屬南洋羣島對於日本棉布水泥，啤酒等入口貨正議增稅；且禁止日本水泥入口；八，美國會已在動議課日本以廉價物之特別進口稅；九，埃及對於日本棉絲織品的關稅，已實行增加；十，土耳其對於日布限制其極少數進口，其他貨物也受限制；十一，希臘用特種方法，使日貨不能進口；十

二，比利時對於特種日貨亦在計劃限制輸入等等事情未及計及外；即在三年來侵滿的軍費用費亦費去五億七千萬，亦還不管；且明年度的陸軍預算則列至六萬萬元，海軍補充計劃所需經費亦過於五萬萬元之多，即以日本公債在明年度至少有一百萬萬元，每年利息及各種恩給金等。超過六萬萬元，已佔全年歲入三分之一而論，不論海陸軍費如此之多，日本財政已在破產之列，而日閥尚不覺悟還想繼續侵略實現其焦土外交。日本人民真已陷于絕境了。最近又且盛唱以對俄宣戰，而度此目前極不易打開之難關，日閥真有意使日本成爲一片焦土之意。

三

日閥一方面想脅迫我國，不得向建設之途前進，使中國永久無復興之可望，永久須受制於日人；另一方面則想藉所謂亞細亞門羅主義排斥歐美各國與我國之技術合作。然而關於後者——國聯與我國技術合作，並不發生於今日，且觀此事的史實：

一，一九二二年及一九二三年冬季，我國政府請求國聯援助我國辦理衛生事業。

二，一九二九年，衛生部長致函國聯衛生股股長拉西曼——即此次之聯絡員——請其來華襄助，辦理衛生事宜；經國聯行政院通過。

三，一九三一年我國政府電建國聯行政院邀請經濟財政股及交通運輸二股長來華襄助；亦得行政院之採納並派蘇爾特，拉西曼，哈斯，富特及波爾西於是年三月來華。

協助我國政府計劃並研究各項專門問題，同時日本出席國聯代表芳澤謙吉，在會議席上，並表示歡欣。

四，同年五月國聯又因我國政府之請求，派專家數人來華，負臨時之使命；並順便研究我國醫學，教育，及海港防疫等問題。又派教育視察團至我國從事研究我國國家教育之現狀及我國古代文明所特有之傳統文化，並準備建議於我國政府，以最適宜之方案。芳澤也曾表示極大的同情。

五，此外國聯又見派幸博森來華襄助防止水災工作，及今日全國經濟委員會中尚有國聯技術人員多人爲我國服務（見國聯週報第十卷第三十二期）照以上所述是國聯早已與中國有技術的合作了，日本不獨不反對且加贊成；現在遽然向國聯提出抗議，其別有用心是昭然若揭的。而且會員國無論何國如果請求國聯與之技術合作，國聯即應答應，國聯會章曾有規定：況且日本出席代表曾一再贊成，那麼日本無論搬出什麼杜撰的主義，也無從藉口了，這是第一點。

至於我國向美國借款問題，此係我國之主權，任何國家沒有說話的餘地。況且日本所借的外債，截至去年十一月底止，共有十四萬萬二千五百九十一萬日元之多，此項借款全係由英美法國借來，充作農工業建設及改良之用的。日本人既然有權利向英法美各國借如此龐大的借款，我國何以就沒有此種權利呢？所以祇向日本人講道理，等於向猛獸碰頭，是一無所用的。因此我們祇有埋頭地在這個

帝國政府力主二十一條之舊約完全有效等等，二是事實也罷，是威嚇也罷，是無所用其心的。日本既以侵略中國爲其大陸政策之一部份，即使我國人天天向日本人磕頭如搗蒜，日閣是不決讓我國再僥倖生存於二十世紀的世界的。

四

然而日本也還有明白事理的人，並非個個都同目闕一鼻孔出氣的。且看華聯社八月四日東京電：

華聯社四日東京電：九一八事變以來，軍部之外交政策，確使日本國民踏入絕境。外務省不但不能糾正其非，反倡焦土外交，火上添油，使外交陷入僵局，使國民在孤立外交之不安環境中過日子。國聯對華之技術合作，其原則，在九一八以前，已通過理事會，斯時日代表亦欣然同意；因九一八事變發生后，中日感情日趨惡劣，今春又自退出國聯，致不能參加此種合作機關，在此時機，痛罵英美各國，在論理上亦說不過去。我國參加則可，不參加則非，此種見解，似有自私自利之說法；而且欲乘此時機索還舊債，尤以西原借款爲重。借款固要還，但如西原借款，純爲政治性質，因此項借款，兩國間之仇視感情已深，歷來阻書中日之親善更甚，政府徧索還此債而刺戟舊怨在外交上不能認爲賢明之對策；英美各國助華建設，有何不可，不過日軍部之根本政策，欲使中國爲日本之單獨殖民地，不願中國爲各帝國主義國之共同殖民地，則爲獨占與分贓之爭，在根本上均不能得到華人之同意。由日本

並存之新原則，補救過去之錯誤；否則引起日本與世界之戰爭，軍部所倡之對華政策，其言也壯，但恐不能救出目前之危局。處此危局，外務省須慎重考慮，勿再爲軍部之留聲機，須切實爲國民謀安全之出路，不可再以情感用事，而使國民踏入死地。今日在我國內部，爲憂國而論者，多被認爲賣國奴，如此中日前途，實有不堪設想者在。

王守鈞

一夕之談

秋窗夜雨，獨坐無聊，適同寅陳李兩君相與過訪，乃剪燭共話，頗不寂寞。惟論及中國今日時事之多變，余不禁喟然而嘆！愴然以悲！陳子怪而問曰：君熟達觀，復何自傷？

余遂敲幾而言曰：國家養兵二百萬，內不能清共，外不能禦侮，徒自相殘，毫不覺悟；和平不易，統一艱苦，令人思之，焉得不嘆！東北之民，實爲人隸，財爲人掠，妻爲人奴，子爲人役，望救不至，速死未能；關內之地，匪患頻仍，天災流行，喪亡無人恤，飢寒無由告，滿目瘡痍，焉得不悲！時陳李頻頻點頭，若有所感！

忽一人轟然入內，笑對余曰：高論竊聽久矣。國事固極敗壞，然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不自奮勉，悲嘆何爲？視之卹君子成也。

余應之曰：僕之所以悲嘆者，正如君子所謂自奮耳！
 僊思人人之不自奮，而啓列強窺伺之心；國事敗壞，蓋有
 庸由，當以事實證之。觀東北之所以淪亡，固由日帝國主
 義者之侵略；然亦由其當局者不自奮無抵抗之所致也。假
 使於十七年易幟之後，即以國恥父仇爲念，臥薪嘗胆，生
 聚教訓；內保和平，外防欺侮，兢兢業業，夙夜匪懈。余
 知日本雖強，尚不敢輕試其鋒！容或挾其砲艦政策，突來
 侵犯，我當一面抵抗，一面告警，想以三十萬訓練有素之
 師旅，絕不至一戰即退避而况以逸待勞。以主待賓者乎？
 雖不能求其全勝，亦足以制敵人長驅大進之勢！若斯則日
 本雖欲擾亂，恐亦不暇；同時可俾江西剿赤之師，克盡全
 功，然後指揮北援，全盤皆活，而不爲人所制也。于是可
 守則守之，萬一實力不敵，而入今日之協定和議，當較却
 戰自退，而予敵以安全者爲有價值。故世稱十九路軍之抗
 日，雖敗猶榮。無如計不出此，一味退避，直追榆關失守
 ，熱河告急，始起抵抗之兵！再作敗北之將。喪地辱國，
 恥莫大焉，此爲忠義之士所憤怨悲歌而不平者也！

人或謂：十九年中原多故，東北當局奉命入關綏靖；
 致後防空虛，遂有二十年九一八事變之發生！而其所以不
 抵抗者，或別有原因在？

噫！中原雖爭，總是中國之人，關外要地，豈能不戰
 授敵！權其輕重，當以守關東爲上，坐鎮平津次之，奉命
 之日，如這一善戰之將，率三萬之衆向關內，亦足以坐鎮

空虛於不顧，而卒爲日所逼，遂成後來不可收拾之局。此
 爲智者所不取！即使渠有入關綏靖之必要，亦當部署于前
 ，留負有威望者坐鎮其間，以備疏虞，此爲兵家之要，一
 俟中原救平。即應返旌遼寧，保重國防，豈非兩全之道乎
 ？就事實而論：當潘變初作之時，渠即如率關內之師，星
 夜赴難，全力應敵，使日不暇佈置，則勝負尤未可定也！
 馬占山孤軍轉戰，尚能挫敵鋒於方張，而况以三十萬大兵
 爲戰者乎？僕前已述之矣。或言其所以不出關禦敵者，
 恐平津爲人所據，斷其軍事所託命之歸路，而致覆亡！此
 不明事理之談，渠如出關，中央自有接防之兵，試問他人
 由何所據？况叛者於新敗亡命之後，安有實力再行倡亂？
 總之因東北當局在前不自奮無抵抗一着之錯，而有後
 來淞滬之戰，熱河之失；即江西剿赤軍事，亦大受其影響
 ，余言至此，三人皆附掌稱是。

李問：不知收復東北將來前途如何？

余起而對曰：將來爲滿洲問題，必再引起中日戰爭，
 由中日戰爭或可引起世界第二次大戰。彼時，天下興亡之
 實，不能不需要衆匹夫共同一盡了。言已相顧默然，似有
 不勝其愁者。忽鐘鳴十二；催人歸眠，時窗外雨聲瀟瀟，
 猶助余等之嘆息。

九。八。晚作

天南地北談

劉蔚

一，富貴貧賤與苦樂問題

，將山而倒置之海，將塔而倒置之井，則天下一平而無不平矣。」此本以戲言而形容人世間之不平現象，往往有如是相懸殊者。儻少時聞人言：「有甥舅二人，甥甚寒微，舅本高貴，相形之下，貴賤懸殊，於甥常被其舅擲揄，有人戲擬一聯以譏之曰：

「高舅，高舅，高高舅舅；直高在二丈一重天堂之上，給玉帝瓦樓。（即樓上蓋瓦也）低甥，低甥，低低甥甥；竟低到十八層地獄以下，替閻羅掘井。」

本年於某期國聞週報補白欄內，見有如是對聯一則。惟所陳之事，為前清官員與屬下，兩聯下二句均與此同，究竟誰標竊誰的意思？此處無暇討論，均之為一種貧富貴賤懸殊之比擬，類於上文山塔海井之寓意也。驟視之，似屬得體，然苟一詳加考究，世間不公平的現象，相差或不至如是懸殊。貧富貴賤者的苦樂問題，當不能有玉帝樓頂至閻羅井底之差。試執途人而問之：世間最富最貴，最有權勢，地位最高的人，是否就是世間最快樂，最殊適的人，恐怕沒有人肯下肯定的答辭。因為眼前所表現的事實。往往大富大貴的人，還不及僅夠吃夠喝，家道小康者的快樂也。凡事以適可為貴，孔子不云乎：「過猶不及」，過貧賤者，自然腹餒口渴，妻饑子寒，精神且不能安寧，如何談到天君泰然，心曠神怡；然過富貴者，亦常為富貴所累，雖不受餓挨凍，但面黃肌瘦，舉止亦時現維艱之狀。恰與十八年甘肅各地之饑民一般。由此可見人生的苦樂

人生快樂條件之一，設無別項快樂條件以副佐之，則此項物質的享用，自需要品進至奢侈品。其效率逐漸減少；甚至物質的供給，反令人轉樂為苦。再轉過來看那「饒食飲水」，「衣破襤袍」的聖門高足，雖然窮得精光，却仍不改其樂。反笑其過度崇拜金錢物質的財迷財奴。貧亦不必盡苦，富亦不必盡樂。決不至如粗俗淺見者意想中的那樣懸殊。雖然，此節陳義稍高，恐不足為「五谷不分」之俗人道，則更諱得一二例證以演明之：

列子周穆王篇有夢話一段，其旨似與余說相近，其言曰：「周有尹氏者，大營家產；其所屬工人，未明而作，夜深始息，疲勞殊甚。有老役夫筋力疲竭矣，而主人役使之不少寬假此人晝則呻吟而工作，夜則倦遊黑甜鄉，夜夜夢為國君，居萬民之上，聽一國之政，燕遊宮庭，隨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照常服役。人有慰勞之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半，吾晝為僕役，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憾哉？尹氏曰營營於家業，心形具疲，夜亦憊而熟睡，每夜夢為人役，奔走操作，無所不為，斥罵杖打，無所不至，睡中呻吟，徹旦始息，尹氏苦之，以詢其友，友曰：子位足榮身，財資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醒而兼之，豈可得耶？」

人生的種種問題，余嘗謂非拿城隍廟中的大算盤來算，算不清楚。上述一段夢話，一以表明富者的物質享受，

誠不勝其精神痛苦；二以表明其貧者的勞形疾苦，却可於幻想中得精神快樂以補充之。且此種例證，又不僅見於古書夢話，試於長夏日晚，一遊娛民會場，常見有大什字叫街的花子，三兩成羣，在大戲樓前，披襟當風，洋洋得意

的納涼。大遠的就聽見：揚四郎……啊……啊……啊……

……坐宮院…………自思自嘆…………咳……

咳……的高調；或兩個姑娘担水呀……呀的珠圓玉潤的歌

喉，直使有心者心中……近前一看，原來這大擺駝馬爺

公主駕的安琪兒，才是蓬頭垢面的瞎子。誰說這時的花子

心中快樂，比不上昔日的楊延輝？或比不上真正的駝馬公

主？而且在他們的幻想中，唱駝馬的無論其人如何醜陋，

在這時總覺得小白臉長得好看，而且瞎婆子的公主角，也

自以為白璧無瑕，即我們旁觀者看那成色，似乎較梅蘭芳

還有餘，原來此種天地的缺憾，命運之不齊，往往於幻想

中的精神快樂上可以彌補。皇帝、駝馬，公主都能隨便做

做，若辨真假，則那真是真的：認真是真，說假便假。我

的老師劉厚齋曾教我多心經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尾語還說着：「小孩子懂得什麼呢？」本來當時我不甚

懂，現在却深得「此中之味」矣。戊戌變政的譚嗣同會下

皇帝的定義道：「皇帝是紙包的石頭，」可見什麼是真的

？明乎此理，則無官則弔的一肚牢騷，即可冰消瓦解矣。

上文已證明人生的苦樂。不能以富貴貧賤為標準，假

如不信，請再就兩事以演明之：人生關於苦樂問題最大的

條件，莫過於食色問題能否解決。孟子謂食色限於人性

者，有得之首也。究竟人生對於食色二項，必須享受到何種程度。方算完滿解決？先就食的方面言之，吾朝不是有位「日食萬金」的何曾嗎？「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珍饈異味，無所不用其極；除因早死一千數百多年，未能嘗嘗現在舶來的西餐外，恐怕什麼八十塊錢一盤的紅燒包翅，龍虎會，三仙會，烹龍，熊掌，都被他食之殆遍。然而他對於食的結論是「日食萬金，苦無下箸處！」去年余因登記工會會員事宜，曾踏遍西甯南川的數村，大多做莊家漢，余親見其常食雜麵八磊（其形寬短而厚，南人稱窩窩頭平語稱餳餳。）却會甘之如飴。誰說後者對於飲食的享受，不及前者呢？彼食前方丈，食之不能下咽者，對此得不羨效妒煞？

次言色慾問題。說者謂：「去年在濟南車站被刺的張宗昌氏前督山東時，其妻妾之多，正與其部屬兵士之無數可稽相等」。倘實以一一週旋，恐將不堪其苦。不觀乎重色之漢皇，於傳呼春藥無效之後，究竟對於六宮佳麗，有什麼辦法？祇得下詔罪己曰：「朕德薄能鮮，對於卿等，常苦心有餘而力不足。」何樂之有？憶余昔年曾與同學宋乘鈞者，同夢數月，其人每喜擁抱枕頭而臥，且常對枕頭狂吻狂笑。當初我覺睡在此種人的身旁，總是老不大安；然而宋生自另有抱枕的樂趣，恐非局外人所知，自然和罔牀異夢的我，了不相干。總之較春藥無效的漢皇，尚有人生的樂趣。至於民間一夫一妻的少年夫婦，對於快樂的享

茲再連續討論人生關於住的問題。試問世間住高樓大廈設鋼絲彈床的人，是否就是晚間睡眠最舒適的人？余昔居家時，常往邑中富戶的場房與苦工談閑，見其房屋矮小，一邊是馬，一邊是炕，空氣極壞；晚間許多苦工，橫一暨二，頭三倒四的攤開，頃刻間鼾聲大作，分別作其各人心中所欲的好夢。大約有的夢見作了武二哥，在景陽崗打虎；有的直夢見作了正德皇帝，與那個酒店的女招待李鳳姐撒野；再有個不安分的，或竟夢見在掌櫃的少奶奶蘋菓臉上，親了個嘴呢。不說鷄鳴犬吠，即鑼鼓喧天，恐怕驚不醒他們的好夢。然而一回頭看那明牕淨几旁邊，鋼絲牀上，錦被窩中的達人顯宦們，却似活煎鯉魚，輾轉反側，翻來覆去；既患得，又患失，前門怕狼，後門怕賊，既患武漢洋樓被水淹沒，又怕陝甘煙苗被旱枯死，焦思苦慮，九轉迴腸，方體極思睡，剛一合眼，便一聲鷄唱，已知東方之既白。朦朧欲睡，又被姨太太們爭風吃醋，吵起眼來，這種享受，究竟與上述甜夢的苦工，有什麼優越處？

本文一再談述人生的苦樂，條件很多，並不一定都在貧富貴賤的四字上邊，而一方面却不絕對的藐視物質，以為必須維持其最小的需要限度，主張凡事適可而止。孔子過猶不及的哲理，與本文旨趣極其相同。人生一切條件，必須保持着均衡作用，平均發展，方為合理。說至此，忽憶及余曾與本市（西寧）名流祁子一先生話閑：談及祁氏考察東南教育事，祁謂至某大學時，見其所懸校訓，僅一

如用功過度，不得腦病者，即患肺癆；運動過度者非精盡，即神損，甚有得殘廢之疾者。祁氏曾謂他對此「適」字校訓，當時贊之不已。而余未目睹，却於耳聞之後，亦深表欽佩。先聖謂「中庸其至矣乎」，或即此意。中者，不偏不倚，庸者，無過不及，換言之，即是適可，亦即今日所謂「均衡」。可知後人妄論中庸之失者，未免厚誣古人。在此種了解之下，人生的苦樂問題，祇須保持其均衡作用足矣，富貴貧賤，誠不足再來掛懷。從此人生的苦樂問題，或不再去借重城隍廟中的大算盤罷！

麵包乎？

田生蘭

這篇小說，著者是在南京時擬定的，現在把牠在倉卒之間寫完了。牠的取材，背景，完全以東南的社會為對象。這是要請讀者首先知道的！

著者誌

(一)

是一個炎熱而沉沉的，周圍的一切，俱在無聲無息的狀態中；只有鐘擺之聲，的答的答的在微動着。麗娜輕輕的合上了書，釋然地抬起垂了好久的頭，目光在四圍作了一個掃視，然後才向着在對面坐着看書的蕙瑛說：

「瑛姊！今天天氣，很好呢！悶坐着讀書，真覺

華，沉醉的氛圍蟬聲唧唧的在叫，亭榭的探處，荷塘的岸邊，柳蔭的叢裏，只有一切的人們在來往着。麗和瑛走過了二三個靜處，慢慢的轉過了假石山側。

在這一天的時光中，麗東望着，西望着，覺得是異常痛快歡愉似的，眼前的花，草，鳥，人，碧天，綠水，都現出活潑潑的景色。惟有瑛是低着頭，在默想中，朦朧的眼前，所呈現的不過都是如此而已。

麗正在欣賞着山光水影之時，他的耳內隱隱約約的在呼他的名字。

「這不是麗娜麼？哦——麗娜！」

「唔——」麗吃了一驚，誰呼我呢？回過頭去看，瑛也回過頭去。

「怎麼你也在這裏哩？」這是一個男人的話，這個男人正是喚麗娜的，原來是麗娜的母親的小弟。名叫韻巖。他是一個很誠懇而最溫和的少年。他在滬上大學讀書，暑假中，也回家來了。瑛和麗回頭去看的時候，少年很注意的望了一下瑛，瑛忙急地回過頭來剛才粉白的面上，好像染上了一段胭脂，兩頰上泛紅着。

「你不要問我，我先得要問你，你在這裏是有什麼事？」麗娜爲女校交際的名花，他一見素日和他玩笑得慣的韻巖，也就滿來乎信口而出。

「反正是閒玩而已。」韻巖笑着。

「那末請到我們家裏去玩吧。」

青海野論

「這位小姐，不，密斯，他是在你家住的，白蕙瑛密斯嗎？」韻巖按續着向麗問瑛。

「就是，你倆，怕沒有見過面，我來替你二人介紹吧。」瑛和韻巖見過面後，韻巖仍然要邀他倆人，到他家中去，瑛是不肯，麗也是不肯去了。

這樣一天，就匆匆過去了。

(二)

蕙瑛的家庭，本來是在鄉間的，他的父母，同都上了年紀了，老態龍鍾，白鬚和白髮，時時令人會想到有不幸的事情發生，這使蕙瑛爲每日不能或忘而又十分悲慘的事情。他既沒有兄弟和姊妹們。他的父母，只有他是視同掌上珠的。年幼時候，就驕生慣養，雖然，他的家庭仍是窮困的家庭。在他八歲的那年，他的父母就不想叫他讀書去，預備將來可以給他招一個有軀幹的女婿，可以奉養他們的殘年。但是禁不得他母親的妹子，——即麗娜的母親——的勸說，和蕙瑛自己情願讀書的志向，所以他在到了杭州市。入學以後，他就在麗娜家中吃着宿着。並且和麗娜極其要好，好像一母所生的姊妹。每年除了寒暑假，要他回家居住幾日以外，差不多的時光，可以說完全是在麗娜家中了。

麗娜的家庭，本來是很富有的，所以在蕙瑛認爲難以入學的問題，更此是不算什麼的了。

十一

第 五 卷

今年蕙瑛是十七歲了，麗娜却小他一歲；可是麗娜因為生長於城市，而且又新時代的家庭的薰陶，所以他的態度，言語，和交際，都比蕙瑛是敏捷而活潑。

蕙瑛的父母，自從他入學之後，生活的環境，一天不如一天的衰落下去，而最大的不幸的事情，就是這個麵包問題了。却不想事情的轉變得這樣快。

韻巖和瑛晤面以後，在瑛却本沒有什麼？韻巖方面，却是認為極大的問題；自後，每於飯餘課後，韻巖總是跑到麗娜的家中來閑坐，彼此之間；自然有許多見面的機會。但巖和瑛到底不知談什麼是好，所有的只是你對我，我對你的微笑。那富有媚力的笑呀，心靈的深處，却早已印上初戀的境地了。他倆現在已經知道不是孩子了，不能永遠的孤寂過生活了，同是感到一種空虛——一種青年時應該具有的本能性的空虛！這樣寂寞的環境中，實在需要一種維繫生命的力；否則將會像一株枯樹似的凋殘下去！顯然的，青春的烈火已在彼此的內心裏燃燒着；一種不可自制的大力，將要驅使着他和他，很勇敢的去追求一個美麗的對象。

爲了藉着互相研究學問的關係，巖和麗娜，蕙瑛便每日都有一二小時的相聚，接近的機會愈多，談話的資料亦因之加多，甚而至於難些幽默的語調，彼此也不以爲異。

那是一個晴明的天氣。嫩綠的葉兒，在驕陽之下，顯示出疲倦無力的狀態；花兒垂頭，似乎是在耐悶的時

候。巖吃過了午飯，便走向麗娜家裏來；這時院中冷清清地沒有一點聲音。往日巖來的時候，不是他或他唱着歌，便是他們姊妹在那裏取笑；今天却是異常的寂靜，這在巖的心理上，以爲他們都出去了，今天或是一個失望，這樣焦急的疑慮着，巖走到他們的屋子邊，正逢着老媽子出來。

「二位小姐在麼？」巖這樣的問。

「麗小姐和太太在上房間睡午覺呢，蕙小姐是剛醒來的。」

「誰？」瑛在屋裏問。

「你不是剛睡醒麼？」巖走了進去。

「是的。」他睡眼惺忪的坐在床上，他穿着短短的襯衣，緊緊的圍着身子，兩個乳峯，高高的隆起，豐滿而白皙的大腿，曲線的肉體美，一種強烈的肉的誘惑，突然襲上了巖的心頭；雖然是有一層洋紗衣裹着。但在此時，却無異於看着裸體的女郎。瑛揉了一揉眼，把蓬鬆着的短髮，用手理了一理，這種神情的引誘，巖的臉也灼熱了。

「你瞧着人幹什麼？」瑛被巖覺得不好意思起來，說了這句話，便坐到書架間去揀書，然而兩頰的紅雲，已經遮起了他粉白的臉。

「請給我畫一張畫，要畫一雙鴛鴦，是送同學的結婚禮物，可要用心畫，我對你有報酬的。」瑛在書架中揀來了一張紙，鋪在桌上。

「明天可要畫好，明天就要送人的。」瑛

「巖笑着說，但却沒有說完，瑛却領悟似的，一笑的掉回着麗答着。」

他等他畫完了，在接畫的時候，巖故意把手按到他的轉動的手上；瑛也並不退縮。這個時候，他和他的心，俱在跳動着，巖顫聲的問瑛道：

「蕙瑛！你在愛我嗎？」

瑛雖沒有回答，但在紅潤的嘴角邊，留着一個動人的微笑，慢慢低下頭去。巖用手圍住瑛的腰，瑛仍是微笑的回過頭去，很羞慚地給巖一個熱烈的吻。這初次的甜蜜的醉人靈魂的吻，是決定了他倆的愛。

(三)

時間如流光的逝去，倏忽之間，暑假滿了，寒假又將開始。滿目光景頓成了草木黃落，鴻雁南歸的景况，接續着下了幾場瑞雪之後，大地又在另一種局面之中。凜烈的朔風，吹在人們的身上，時時感到砭肌裂骨的寒瑟。早晨草場上的積霜，好像是鋪了一陣梨花，女學生們老是那種樣兒；天氣無論如何的寒，上身是圍上了狐皮羊裘，但是要換去他們肉色的絲襪，却情甘情願將冷肉腿凍出瘡疤。男學生的頸子早已縮到大衣領裏去，還在那裏呼寒呢。這樣的時光中，畢業考完。麗和瑛都是中學畢業的學生了。

「什麼時候回去！」瑛過了幾日之後，向麗要求着回家去；麗倒在躺椅上，勸慰的問着。

青海評論

第七五七

「那決意要走的話，這是省親的事情，我也不忍再留；至於預備的事情，我請父親趕快去辦，明天是可以的。」麗點着頭。

瑛是離開杭州城了，坐上小輪船，轉過了幾條小河，然後才坐着麗娜父親吩咐來的小汽車，颯颯的如風馳電掣的奔向鄉間來了。沿途禿立的小樹，遠山，冰溪，寒田，一高一底的從側面過去。有時還在枯積着的亂葦中，驚起來一陣的水鴨，呷呷的飛將出來。走了十幾個鐘頭之後，已經到了家鄉，瑛提着包袱，慢慢的走向破籬門來。汽車是回去了，一陣風塵之後，已不見他的蹤跡。此時麗和瑛都不能見面了，愛情的火焰，雖是在熱燃着。見到此時的寒野景况，荒村寂寥的幽圍，不禁和着吹來的寒風打了幾個冷戰。

「啊！爹爹！媽媽！瑛進了門之後，不待放下包袱，便撲過去挽住母親的手，苦笑着。」

「這樣冷天，老遠的跑回來麼？」他的母親噓着寒氣問着他。

「爹啊！你怕害着病吧？」他跑在斜臥在牀上的父親肩前，看他臉上的顏色，黑瘦得連一絲血色也沒有，額上深深的刻上綫紋；總之，一切都表示着那老人在苦難中所遭受的厄運。他實在病了，咳嗽時來纏糾他，尤其見了瑛之後，咳得連氣也喘不過來。

「瑛兒呀！我這幾天因為天太冷了，家中衣食無着；雖然前次你在麗娜家給我借過來了一百多塊錢，可是我連你母親的冬衣，都還沒有着落呢！」說着抖抖的戰起來，接着又咳嗽一陣，「……我想叫你早些回家來，託人帶個信去；可是也沒有辦到，幸喜你已經回來了。」說着又躺下去。瑛從身上脫下了韻巖贈他的大衣，輕輕的壓在他身上，又打開了包袱，取出巖和麗送他父母的許多食物，拉雜的陳在牀上；給他母親也取出一件他穿過的棉衣，套在身上。瑛安慰着父親說：

「爹！你心裏不要把什麼來攪擾，靜靜心吧！」自從你爹病了之後；好在鄰家的旺興叔，他送過來了許多藥和十幾塊錢。維持這麼幾天。」又指着火爐中殘存的幾塊紅炭，「這也是借送的。」這是她母親告訴的話。

「實在感謝他！」瑛笑着。又用手揀了一些糖給他父親。

「他還問着你呢，」他母親說，這時一粒火星勇猛的拚裂起一小塊來直向他母親的身上飛去，他連忙向後一退，又走向廚房中去了。

「現在心裏覺得好些麼？爹呀！」瑛回過頭去，將被子輕輕的按了一下，同時把眼光轉射到屋子裏望着，時光的確不像從前了。屋子中間的棹子，雜亂的擺着許多破碗殘碟；棹子的光彩，陳舊得黯淡無光，壁上的古畫，滿布着塵埃沖漬的痕蹟；床邊的小凳子上放着一個燒炭的

爐子，上面盛了一個蒸氣騰騰的銅鍋，由蒸氣的傳播，一縷縷地含了奇苦成分的藥味，撲到他的鼻腔來。這藥味一經吸入鼻孔；瑛恍然覺到自己的父親是為窮而病，這一切狀況所表示出的艱難困苦，實在預兆着來日大難之不可訴說的悲遇了。由這種種，迴憶着麗娜的家庭，麗娜父母的健康，麗娜的快樂，和自己的家庭，自己父母的愁病，自己已的不幸，這些中間，及現在將來過去的一切生老病死若統同都是一個貧字在作祟。人的一生的確為麵包所支配罷了。又想到自己的將來，屢是雖然可愛的，但有無有不幸的事情發生，不幸之時，究竟靠什麼呢？淅落吧！他的父親看見他沉寢在深微的思索裏，竭力忍着自己的咳嗽，怕驚動了他，但那裏忍得住呢？他終於咳了起來。好久以後，他的母親從廚中拿了一些食物，讓他吃了；雖然沒有魚肉，沒有海味；但家鄉的飲食，實在較什麼都好呢？

在當天的夜中，寒風的呼聲，父親的咳嗽，哎呀聲，他在枕上輾轉了半夜，才合着眼。但是這不感覺舒適，好像有許多熱悶的蒸氣和強烈的刺激在周圍攻擊一般。經過了幾個日子，看看父親的病愈重了，母親的淚珠，天天在眼窩中流着，眼睛顯然是紅腫了。瑛時時的勸慰着，但苦楚的遭遇，使他在背地裏不能不流着淚。

有一天，旺興叔來了，瑛已竟多年沒看見他了。他很明顯的活畫出他是一個鄉間的暴富戶家，穿着綢緞的衣服，大搖大擺的走進來了。他家是很有錢的，在上海還開着幾間棧房。這天也來了，瑛和他的母親也

苦樂着，紅日現出無神的面容，二十方則草頁了。然而

來，笑嘻嘻的問着瑛：

「這是瑛吧！現在生得越發好看了，不知那個有福氣的配他呢！」哈哈的一陣笑聲，瑛羞的連忙低下頭走開了。

「老叔呀！你的病好些吧！」旺興又問着瑛的父親。

「怕不好吧！我們已經上了年紀的人，離土已竟不遠了。這樣的光景，也不想再活下去。真是……可憐瑛和他的母親，唉！」瑛的父親說着，嘆着瑛，眼淚已撲撲的流下來了。旺興一眼瞧着瑛，做出很難看的面孔，一面拍着胸膛說：

「你放心！你的後事和瑛及他的母親，完全有我担承！」

「這可感激得很！哎呀！」瑛的父親想學起來，但只哭喪着臉，瑛過去連忙扶起來，已竟喘得不成聲了。

旺興走了，須臾叫人送過來許多的肉菜，和五十多塊錢。瑛的父母，感激得連聲道謝。

連日的雪花亂飄，氣候頓然大起了變化，寒冷的威嚴，緊緊的封鎖着大地；岑寂淒涼的屋中好似死了一般的沉靜，遠處時時送來一二聲的狗吠，但音浪的悲哀，悠然佈滿了人的心境。這個悲沉的時間中，瑛及瑛的母親，哀痛地送他的父親，與世長辭了。

第二天早晨，世界依然演進着，人類依然爭競着

苦樂着，發出無窮的光，已到了屋頂了，然而蕙瑛的家中，傳出來的却只有斷續的悲切而慘烈的哭聲！

陝甘紀行

(續)

生蘭

如此邠縣

邠縣近狀，亦甚荒涼。縣中居民僅百餘戶，一千餘人。有郵政局一，駐軍爲高團，計二連。團部設在舊日之乾那鎮守使署。高軍名譽甚佳，縣人極爲稱許。惟稅捐稍重，而縣府差役又屬虜狼，言者切齒，聞考色變，此或我中華民國之特產，到處皆然也。商業無足述，曩者本有商店九十餘家，今則卅餘，小木營生，困苦備至，教育亦然，小學一處，學生寥寥無幾。實有不能維持之勢。人民或飢不暇，安知讀書，乞丐載途，滿目僅荒山黑土而已。城隍丘墳壘壘，堪作憑吊，而古昔之大寺巨祠，亦皆傾圮，獨高塔聳立，自鳴其哀而已。

邠梨與邠棗

邠州到處產棗與梨，大有十里聚梨林之勢。惜砍伐不已，邠梨與邠棗，或將隨災黎以俱盡也。邠梨以味甘質細名，棗則多蜜質，且大與山西象州之柿子同爲貢物也。邠縣分東西南北四原，獨東原客歲收成較豐，人家亦稍得苟安，於一旦餘無論矣，婦女在田野中，掘菜根備食者，何止千百家。據云：此地土民皆相率東西，徙存者只與平，乾縣各地之客民。半年無滴雨，麥苗盡皆枯槁。此地爲東

西大道，但僅旅棧一二處，且營業不佳。妓女則到處皆是，然皆為生活重重壓迫下之產物。祁縣以西尤屬可觀。

水簾洞——猴爺老家

十九日修理汽車未能行，因作水簾洞之遊，水簾洞在花果山上，距祁州四十里，西遊記上正為孫行者之誕生地也。由山麓登梯，梯在兩石之間，恰似孫大聖早已計及為後人攀登而上之用者焉。再接再以木板即達洞。洞有數處，儼以祀孫大聖者，洞側山壁上，土民鑿有小窠累累，遠看成樓閣狀。每值元宵佳節，每窠置油燈，火光灼灼，有如畫圖中模仿之火燄山，亦一奇景也。花果山之西有水出自山中，點點滴滴，生色不少。據土人言，此山為一盤塊之石，而到處是洞，大有此頑石為洞而生之勢。編者按：此處祇名為水簾洞，花果山則尚遠在四五里以外。聞該處景緻奇特，惜土匪過多，行人多以勝地為畏途，可慨也。

王結子為害陝甘間

晚間有商團附來談該土匪王結子情形：王現年二十七歲，目不識丁。其為匪也，以巧避正式軍隊為能事。如聞有軍隊至，則將槍置諸富民之家，民畏之既不敢拒，且不敢舉發；軍隊去後，則復嘯聚成羣。兵去為匪，兵至為民，民匪不分，此王結子之得以由民團總而成爲著匪也。或云：舉辦保甲法，可以肅清匪類，然此在陝甘間並非根本辦法。原匪之起，起於飢寒交迫，赤地數百里，年年如是，征誅况又不已，雖得苟安於旦夕，亦不可得手。老所謂：「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是也。更有可記者：土匪在乾州時，每村派款一百元，限一日交清；過期則按日增加，二日二百元，三日三百元，累積不已。官軍至而仍不交者，則焚殺其家，或及於村。村人既不抵抗，尚有何法？

(未完)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一日出版

編輯兼 青海省黨務特派員辦事處

發行者 青海評論社

定價：每本大洋三分

字自一元至五元